

最近，林國義在凌晨四點左右就會甦醒。繼續睡著又覺得如臥針氈，於是他便起身，輕手輕腳地拉開紗門，走下樓。

這一帶多是四五十年的老公寓，他搬來兩三年，重新適應了天候。一大早被燙亮的日頭熨在皮膚上，身外之物跟他一起蒸騰著，他就睜開了眼。台北老公寓窩住著這些年，冷寒濕悶，不開窗也感受得到彷彿有什麼要從地層潤出來。雨季時，牆壁果真就滲出水來了。

找了防漏專家忙了一上午，說是完工之後的一週，整間屋子照舊洞窟似地，滴漏著多餘的水分。但他們這可不想讓公寓變成水塘，所以能除溼的電器器具都用上了。幾乎 24 小時發出的聲頻，成為屋內牢固的背景。大概身處低濕環境太久，他的關節每到季節轉換，那微乎其微的溫度和濕度變化時，就會在行走時，提醒他的痠軟。

幸好現在有了改善。

他一出家門，巷口向他湧來熱氣，典型的南部氣候。他彎下腰，將預先準備好的貓糧放在碗中。虎斑貓躲在機車輪子後，戒備地看著他。他有次看到虎斑貓並不把食物吃光，而是叼了一些，溜進隔壁的防火巷裡。他若無其事地經過，看了一眼，貓崽們弱弱地走路，朝著虎斑貓發出細嗓的呼叫。這是隻貓媽媽。

每日清晨去市場之前，餵飽這貓家大小，就是他的樂趣所在。即便跟鄰居之間不太能溝通，只能約略聽懂台語，他也感覺自己比起待在北部快樂得多。

「一斤後腿肉，來，頭家還有要什麼？」肉攤向他問候。他的左手提了筊白筍，蔥蒜，一條鱸魚，一塊豆腐。他接過肉來，說了多謝之後，就轉往賣熟食的攤子去。

他不能隱瞞自己，之所以這麼常來市場，無非是有一攤老闆娘說話風趣。她個子高，嗓門大，第一次經過停下是因為她穿了純白的上衣，穿著像年輕人的牛仔褲，當然身材也像。她衝著他微笑，聲音不小地招呼，卻一點都不刺耳。

「替您包起來，總共是紅豆餡餅和山東大餅各兩份。您還需要豆漿嗎？今天早上剛磨好的。」

不好拒絕的點了頭，到家後吃了餡餅，嚼出麵香和紅豆泥綿沙口感，濃厚的無糖豆漿搭配起來，讓他這頓早餐心飽意足。阿妮餡餅的招牌成為他晨早起床的一點樂趣，也不算特地，他對自己說，就只是習慣這口味罷了。

不意聽人說起阿妮有個四肢癱瘓的兒子，說是出生時腦傷造成的，說著這話的鄰居說每天傍晚都在公園看見阿妮推著兒子來散步，大概是還抱著希望哪，可憐唷……。他知道後，更是多多走動攤子，還買了些送朋友，為的是悄悄給她一點幫助。以前在台北，只要站在稍微高一點的建築上，就能見到彷彿扛著比自己體積大上許多倍的螞蟻，不知什麼時候擠滿了街道與廣場，在亮了燈的夜晚或人群流竄的上班時間，辛勤地從攤車遞出食物或物品。任何時刻都在密集進行的小本交易，什麼都賣，熱鬧得很。正因為熱鬧，買了一樣就再湊向下一攤，一顆滾動力十足的彈珠，十萬顆彈珠，就從暗的滾出霓虹燦亮的，單點的強烈光度匯集成不規則的形狀，直到某種力量讓它們往四周散去。

光點彼此之間是不會交融的，他想。

雖然這樣，他仍選擇在這座島嶼的首都，娶妻，生子。只是一退休後，他就趕忙著要離開。

「幹嘛呀？這裡多好。爸你看，捷運之後會經過附近的公園，以後去哪都更方便。」小女兒潔心不以為然地說著，她土生土長，直到研究所畢業都沒真正離開過台北。

「爸，還是我託同事問一下目前房價？現在雖然不算出手的好時機……唉，爸，你想規劃退休之後買房，該早點跟我商量啊！」大女兒潔旻說道。

報紙頭幾頁間雜選舉和貿易戰的消息，再往下看，就是他全都不認識的明星。他們之中有人得獎，有人外遇，有人疑似壓力過大而罹患了精神病症。那些青春的臉孔被擺放在色彩鮮明的服裝與背景上，他看了一個就忘一個。這種情況是代表自己記憶力衰退了？他暗自在心底懷疑，就跟多年前就有的老毛病頭痛一樣，後來演變成失眠，可是他也沒跟女兒或太太說。要是說了，她們肯定又有一堆建議。兩個女兒都像太太，說話伶俐，有時甚至凌厲都有了。

他把報紙闔起來：「我的事都不用你們擔心，去忙自己的事去。」

小女兒雖然都這麼大了，卻還是嘟起嘴，索性開了綜藝節目來，一句話也不說。

大女兒踱步到廚房，說要替媽媽端菜。空氣中瀰漫的香氣，來自善於廚藝的老婆。年輕時，他沒打算娶妻的，可是安排相親的是他在服役時期的下屬。退伍不知都幾年了，某次路上巧遇寒暄。下屬訝異他還沒生兒育女，主動說要替他牽線。他這下屬後來是中校等級的人物了，為人跟之前一樣，特別熱心。他無法推卻，於是赴約了。

年輕的短髮女人，就坐在對面的椅子上。年紀看起來比他至少小個十歲，可他也不能完全確定。盡量不在公共場合出沒的他，第一次進了這間有名的咖啡廳，跟服務生點了黑咖啡，卻才剛喝一口就險些吐出來。對面穿黃色洋裝的女人笑了，把他的杯子拿過去，加了奶球跟糖包。

「試試看，這樣是不是就不苦了。」

舌尖頓時化進一抹奇異的，介於苦與甜之間，比冒然嘗試的第一口好多了。他環顧四周，發現客人還不少。他內心狐疑這樣的地方竟然有這麼多人要來，他寧可花錢去巷口吃一碗冰豆花。

這些話他自然沒有說，而是當太早喝光咖啡後，為了消除緊張，他便盯著女人的眉眼看。他發現女人的眼瞳帶有褐色，在垂於他們之間的燈光映射下，光滢脆弱。眉毛濃密鋪延，每當她說話時，弧度就舒放下來，但一喝起咖啡，又微微蹙緊起來。

「你是從事什麼工作呢？」

女人的臉並不是標準的美女，既非瓜子臉也不是鵝蛋臉。她缺乏稜角的下巴，卻在鵝黃色衣著襯托下，顯得潤澤而帶有一種鮮活感，彷彿是剛噴過水的攤上水果。當時他有個預感，就是她了。

這刻，歲月的力量讓他們都老了，她跟女兒端來四菜一湯，客家小炒是必備的，來自客家山城的她煮得好吃，而出於某種節儉的習慣，家中經常可以看到這道。

他夾了一口，又送進一口飯，發覺這菜比起之前，少了強烈的衝擊。那種一入口就滿溢的鹹香和乾烈的味道。

「國義啊，你不能只是在我們家白吃白喝啊，米飯都是要錢的，你食量又大，對不對？」

「國義，這個月阿姨家可能不能再讓你住了。我幫你聯絡了你的叔叔，你收一下行李，明天我送你去坐車。」

「喂，快走，匪諜的孩子來了。」

「匪諜就在你身邊唷，呵呵呵呵，原來老師跟我們講的都是真的。」

「林國義，很抱歉，你的獎學金申請沒有過關。」

這些單向而聲調不一卻挾帶強大惡意的話語創造了黑，他聽了第一句，就無法辨識自己身在何方。他彷彿迷路了，雙腳似乎在走，可是老是繞不出這片無法分辨遠近高低的黑。他不斷移動著，他想躲開，想走到一個沒有聲音的地方休息，於是努力揮舞手腳，想著去哪都好，讓自己離開就好！

他心底越是著急，那些無孔不入的聲量就越大，彷彿具有重量，朝他毫不留情地漫過去，掩蓋他的口鼻雙耳，竊竊私語的群聚，成為他的內在音響，持續地震動，將骨架徹底地搖晃，宛若他的身心都將融入黑暗。他確定這不是黑夜，沒有即將到來的天亮。這是黑暗，沒有誰可以拯救他，一切就此完蛋的黑暗。

充滿毒液的言語持續作用著，剝離著他僅存的意識。剎那，他醒了過來。

片刻中，他還分不出究竟是醒著還是睡去。難道剛才的是真實事件，而現在只是短暫的美夢？他試著翻身，這才從發麻的左手感知到他確實是身處人間。他躺了一會兒，摸了床鋪附近的矮櫃，向上拉了小檯燈，頓時室內一隅輝亮了起來，他起身，把上半身垂放到膝蓋上，一動不動地坐著。

床上的妻子睡得沉，那是床的另一邊，而他的腦中活動並未因為清醒而停止，反倒因此湧出更劇烈的催逼殘響，在內耳甬道打轉，爬蟲百足，朝腦子裡鑽。在這種時刻，他的腦子會一片空白，並升起父親在夜半離開家門的身影。

在他稚幼趴伏的張望中，父親的睡衣外草草披上一件大衣，這還是母親旁若無人衝上前去的結果。母親掙脫粗魯的箝制與威嚇，瞪大眼睛，又堅持地把什麼塞進父親的口袋裡。在榻榻米床鋪上出現的軍靴，達達地重得跟馬蹄一般，踩碎他們的美夢。父親扭頭看了他們一眼，那樣沒有更多可以替父親做什麼的他們——然後說，我很快回來，放心。這麼說完的父親也不是走著，而是被黑衣人重重拖拉到外面，他們的槍桿磨蹭過編織齊整的榻榻米，發出切碎了什麼的聲響。

林國義抓住自己的頭，他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已經徹底而完整地遺忘了父親。

每每從猶似夢卻不是夢的地方醒過來，四周的景象都呈現猶豫的形狀，他得花好幾秒才能確認輪廓，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這又與他的淺眠多夢互相牢繫，他記得自己躺在床上的睡是勉強闔眼的過程。

為什麼？他問自己。

從睡夢中被架離這個家的人不是自己，但他怎麼就自此銘印了輕微騷動就甦醒的習慣？

所以女兒從嬰孩時，他就會自動起身察看。女兒如飽滿月色的臉，膚是流動的水，一摸，濕潤感益加不可收拾。就著窗畔的微光，他打開小燈，檢查尿布，又翻看襪子跟被褥。因為不知道究竟是熱還是餓，或者跟他一樣做了惡夢。他於是成為最沒有經驗的人，逐一細心地檢查、判斷，直到某個夜半可以摸黑就把女兒抱起，並且雷達般準確知道她需要的是溫熱牛奶。

妻子因為這樣，生完孩子的她便放心地睡了。睡得呼吸深重，整個人毫不猶豫地閉著眼，眼瞼沒有分毫的波動。他有時重新躺下時會細細端詳，鼻端嗅到濁重的，像是原諒他長久不睡覺一樣，沉沉的氣息。就是這個氣息，沒有味道卻有重量的呼吸，使他找到踱進夢裡的人徑。

睡著了十幾年，退休之後沒多久的夜，他便又失眠了。

這次還伴隨著錐痠刺痛，集中在太陽穴的突擊。一下，兩下，撥動神經，將安穩運作的每一條神經線逐一捻弄。

「頭痛沒有改善嗎？」

「醫生妳看我的樣子，妳覺得有好轉嗎？」

他望著跟他女兒差不多年紀的醫師，而旋即在她的眼睛中看到輕微無措的反應。「莫要緊啦醫生，老毛病了，妳再幫我多開一個禮拜的藥，好否？」

醫師雙手敲打鍵盤，佈下棋局，反覆挪移幾個藥方如棋，她正下著一招，而那招就是專門要向他的無眠對峙。

「阿伯，你先回去吃看看，如果還是沒改善，我們再來換其他方式。」

這樣的一包藥，躺在床前櫃。他伸手掏出那幾顆藥丸，服下。林國義咕嚕咕嚕喝光玻璃瓶中的水，肚腹鼓脹如蛙，而他命令自己不准再多想任何事。

※

選擇靠山也靠碼頭的小街廓，南方，白日豔陽都還能把熱度保留到傍晚。

台北天候對你的關節來說不太好，如果可以，保持乾燥。醫師的囑咐，讓林國義突發奇想，決定南遷。

這個決定是怎麼冒進他的腦中？

妻子有次看電視劇，警方互逐、槍戰，毫不馬虎。他沒問妻子片名，但卻不久後知道了取景地點。他沒跟妻子或女兒商量，自己南下看了幾次房子，又跟老朋友琢磨了一些在意的細節，一個月就把房子買下了。

「怎麼都不商量的？你做事怎這麼衝動？」

「看上條件充足又喜歡的，怎麼不買？妳不是說，以後想搬到南部生活？」

「我……我隨便說說，你也當真？你又不是不知道，兩個女兒的大學學費……」

「早就預留好了，現在我花的都是自己存的錢。」他看著沙發另一邊的妻子，握住她的手。他是不浪漫，可是不代表他沒能力達成太太的希望。「妳跟我說過，我記得可清楚了，妳說也想種點什麼花啊草的，還說過什麼開心農場……」

一頭捲短髮的妻子，她似乎有滿腔不樂意：「我身邊舞蹈班、插花班跟每個早上的太極拳，讓我怎麼？都停掉嗎？費用都繳了。」

他沉默著，心想費用是重點嗎？

「好罷，妳有空想來的話再過來吧，地址在這。」林國義留下資料，負氣似地收妥一大行李箱的東西，隻身南下了。

一晃，幾個月過去，他發現自己住在老房子裡自在得很。這麼說來，他已經太久沒嘗過一人獨居的生活了。上午去附近的市場吃碗麵。這裡不比台北，清早就吃熱騰騰的麵啊粥的。吃得很足，就有空閒去武德殿散步。覺得熱了，停在冰果室或賣涼茶的地方。如果買了菜，中午就在家煮，吃完睡一場長長的覺，差不多一天就這麼過了。

以前幾乎不在中午貪睡，因為畏懼幽暗的夜晚。即使清醒地開了燈，在空間潛伏的某種不知名而隨時要竄殺而出的力量，不是燈光能夠照出的原形。它僅是夜中的心跳，撲通——撲通——撲通——，等待未知的危險而充血而鼓脹。

這個強烈的印象應該來自冷入骨髓的那晚。事隔多年，想起被擒拿的父親背影有如載進市場的鵝鴨，他就一陣心痛。母親與阿嬤互相扶著對方，她們被槍口指著，那種毫不猶豫，完全不留情的威脅，拖延了好多年，來到成年後，他的夢中。

他與夢糾纏，經常醒來，這個毛病讓他可以從事三班制的工作。

闔上雙眼後，除了幽淺的睡，他倒是偶爾作夢。雖然他不全然肯定這是夢嗎？飄落羽雪的颼冷，始終有意無意地包裹著他，令毛孔發寒。

潮濕燠熱的天氣，有助於他濃重的失眠情緒，即便沒有科學證據。

但至少人少路寬。他對高雄印象不錯，至少在人行道上沒人跟他摩肩擦踵。而少了平時嘮叨的妻子，他的耳朵好像重新恢復了機能，一個人散步時，不經意聽見別人的對話是格外清晰。

也可能不是妻子嘮叨。林國義登上小徑終點的英國領事館，賣冰的與兜售玩具的小攤，差不多要與人群一起散去了。領事館的花欄石雕及磚造雙柱定格在日頭下定格，他則停在半圓拱處，感覺喘氣的胸膛被掀起的海風輕輕拂著。消波塊把海隔出一段距離，而貨輪鳴笛聲從西子灣傳來。這樣的畫面父親曾經見過，林國義這麼想著。

退休前二年的冬日，氣象頻頻播報最強寒流的消息。主播的雙手不斷畫圈強調除了山區降雪，低海拔的丘陵地帶也有機會下雪。

「提醒您上山追雪務必做好保暖，車子也別忘了加上雪鍊，我們隨時為您掌握天氣最新近況。」

果真，室內氣溫冰冷到有點難以忍受的地步，雙腳掌心凍得不得了。這樣冷的天候，外頭傳來門鈴聲，朝樓下探了一下，發現是郵差，他隨意穿上夾克就下樓簽收。收到的信，外觀寫有檔案局幾個字，私人文書申請返還作業這幾字消滅了他拆信時的疑惑。他坐在廚房的桌側，雖然凍冷，不過上午仍算明亮，稀薄的日光讓陽台盆景映出淡蔭，也落在他手上的白紙黑字上，但他絲毫沒有感受到溫度，反倒後頸與額角浮擠出冷汗。

「國義，你怎麼了？我在外頭按了好幾次門鈴，你沒聽到嗎？」

外出買菜而忘了帶鑰匙的太太，終於透過手機，把林國義喚醒。他還未觸碰到任何有關父親的真實訊息，而體內那股纏黏的記憶竟爬出他的脊骨，那樣明目張膽，直接按住他的咽喉，攪動他的眼球，讓世界模糊不清。

他沒回答妻子，只是逕自拿了錢包跟手機就出了門。

「喂！欸，你出門了就記得去繳電費，快到期了。」她的聲音像是硬要飛向空中的鴨子。林國義雖然聽見，但他才剛開始被內心盤旋的風暴捲入，只是不斷朝迎面的風走去，故意般一刻不停地向前走。

鄰近備辦年貨的時機，大街上多是臨時攤商佈置的春聯、糖果、各色零嘴。他們為冷透卻繁忙的台北城設置攔截點，不少人因而駐足，拿著塑膠袋秤重議價。林國義搭上公車前，也買了一點，即便住在安養中心的母親並不可能吃得下黏牙蛀口的糖。

他手中緊捏的通知信，正是想也沒想過的，領悟不了的惡夢。時間退回十多年前，他與年邁的母親一起搭乘計程車，途經地標 101 後，轉進三張犁，行至六張犁。司機把他們送上狹窄的上山道路，眼前所及便是據說的亂葬崗地點。雜草亂樹中，枯枝敗葉圍繞的是一塊塊

書本大小的石碑，石塊上寫著人名，而滿山遍野起伏的丘陵地，也應該都埋藏著一個又一個只有家人才記得住的名字。

除此，什麼都沒有。只看著壞亂錯雜的墓碑，會以為這些明顯被草草掩埋的人沒有家人，沒有親族，所以死後被記得的只有類似於死亡本身的潦草。拄了拐杖的母親，她只顧著彎腰一個個確認，遇到名字不清晰的，就壓低佝僂的腰背，動手要抹除塵泥的痕跡。

「媽，阮來就好啦！恁佇遮休睏。」他安頓了母親，開始徒手在墓地一個一個確認。爸？你在哪？父親對他來說毋寧更近乎一個象徵。因為是象徵，所以應該是不會找到的，父親這個詞還可以在其他地方被證明，林國義在心中如此暗禱。

夕日餘暉灑落，他的費力顯然是一場徒勞。他回到母親身邊，想攙扶母親回家時，母親忽然用拐杖敲著地。

「彼跡！阿義喔，彼跡啦！」她大聲說。

他循著母親著急擺動拐杖的方向尋去，才想回應母親「啥物攏無」的片晌，離腳跟不遠處的一塊碑石上，彷彿就是那塊他要找到的關鍵。

他拂了幾下，它露出名字——林富全。紅色的字樣撞進林國義的眼底，劇烈的震動讓記憶那一塊塊密疊的黝暗，位移崩落。那個晚上離開的父親，其實是整套純白帥氣軍裝與硬挺白帽，而最外頭是母親替他披上的保暖大衣。那日，高大英挺而服裝一絲不苟的父親自部隊收假返家，那夜久違的歡聚讓父親神情特別放鬆。母親還問了何時才能全家一起出遊，父親則承諾總有一日會帶他們到船艦停泊的海岸參觀。

渾身潔白清爽，臉上毫無疲倦，他的父親是海軍的明日之星。父親雖然從不炫耀，但左鄰右舍來串門子時都是這樣說的。隨著自己漸漸長大，他愈加明白父親確實太耀眼了，無論去哪，總會有人認出一身特別齊整而且在軍中頗獲長官賞識的他。對林國義來說，雪白、正義、無所不能的父親，就是他的偶像。總有一天，這樣的父親，會帶著他一起登船吧！林國義在記憶的裂縫中檢到了自己曾經有過的幻想。

穿著薄襖的母親放掉拐杖，林國義扶著她，而她卻忽而跌坐在地。他還沒緩過神來，母親就扶著那塊石碑，反覆地撫摸著。林國義永遠記得母親用指尖碰觸猶如禁忌般的林、富、全，枯癟的手與鐵灰泥濘的墓碑，在即將暗去的時光裡重逢了。

他蹲在母親身邊，環抱著母親屈折的肩，空空蕩蕩似的，只留骨架。

母親並沒有如他憂心那般放聲大哭，這讓他感覺安心一點，過度傷心的母親是他不想再看到的一幕。

這次偶然尋獲父親碑石的契機，母親因而囑咐他，要找人來撿骨。撿骨，超渡，立牌位，事隔這麼多年後的遲來相認，錯謬感開始在他的腦海生根抽長。他的父親到底被帶到哪裡？發生了什麼事？他過著什麼生活？他為什麼會埋骨於此？這些問題，青少年時的自己便曾向母親追問過。母親顯然知道所有詳情，但她似乎打定主意忍住所有秘密，不向他吐露半字。

你莫佇遐戇想矣，緊去做代誌尪讀書較要緊。

不願他多加探問，母親的雙眸猶似太陽直射到玻璃，過於刺目的光線有意無意地警退著他。林國義滿囊的悲傷與問題，盈滿到了極限，他於是學會了偷東西。一開始他也不認為是偷，只是他發現當自己第一次吃著偷來的食物，浮躁的心竟然安靜下來。為此，他便開始沉入偷竊的水域，所有在現實世界能夠取得的，都漫過水來，成為他的目標。他無所不偷。

沒有不破的謎題。

鄰居揪出他，沒去警局，只是帶著他回到家。本打算獨自撫養他的母親，在家族長輩的強烈意見下，不得不改嫁。改嫁的男人是開貨車的也搞批發，有什麼生意就往哪去。所以，他們便撕除南方的印記，一路向北。

他的童年後半與逐漸長成的青少年階段，一點也不快樂，或者應該說是遺憾。他跟男人家中的幾個孩子相處不來，他們年紀大他許多，老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態使喚他。至於學校，他告別了玩伴與朋友，在擁擠的都市學校中，跟一群陌生疏離的人當起同學。他們有他們的世界，他一開始想融入，不過很快的，他不僅找不到入口，其中有人竟然匪諜匪諜地在各種場合暱稱他。

說起來他確實是母親的孩子。這樣的事，他一個字都不曾跟母親提過。他與母親各自堆積隱匿著痛苦，而使得父親永遠像是被推到最後的人，無法給他們任何保護與安慰。所以，從亂葬崗回來後，林國義一直觀察著母親，近乎憂慮地觀察著。

母親看起來沒什麼變化。

可是，林國義總覺得像是有什麼地方的螺絲鬆掉了。母親拿著冷氣遙控器來開電視，或是已經吃過中餐的午睡後，問他何時要開飯？坐在沙發上的母親宛如一顆粽子，她變得比之前更不願出門。有次他請母親在公寓樓下等候，他把車開過來，但當他回到原地，母親竟已不見蹤跡。

費了工夫四處問路人，才在市場旁的熟食攤發現母親正在挑選。

「阿義，恁看恁阿爸還愛吃蝦子否？」

林國義看著母親，幫她把所有她指名的食物結帳。拎在手裡，一盒盒塞得滿滿，確實都是父親常吃的食物。

不多久，他帶母親去醫院。掛了幾個門診後，確定母親罹患了老年癡呆症。

母親後續的照顧，林國義只能跟妻子商量。他那些繼兄姊，成年後幾乎不曾聯繫。妻子建議他應該送安養中心，但林國義不肯。事實上他應該這麼做的，因為他與妻子的工作負荷重，經常不在家，女兒們又各自唸大學。然而，正是因為如此，他更加不願意。

硬氣挺起這照顧大任，他開始盡可能準時下班，想盡辦法詢問相關的良性刺激方法。出社會開始賺錢後，他便勸母親同住。在市場工作的母親老是以生意忙來應付他，直到腰椎出了狀況，讓林國義帶去開刀後，母親才從那個家般出來，跟他住在一起。雖然如此，母子倆共處時間並不多。他替母親報名了社區的合唱班跟手工藝班，當初為了怕母親一人在家無聊，而後來母親比他想像得還更適應自在。這個抉擇對他來說是沉重但可以負荷的，某次他向太太表示，「讓媽在家裡是對的」。

後來怎麼去了安養中心呢？林國義對自己嘆了口氣。

母親有次太急著要替來家裡拜訪的合唱團成員開門，不小心踩空樓梯，跌了下樓。這次不僅導致骨折住院，還讓醫生建議還是得尋求專業機構的協助。

入住安養中心後，林國義幾乎每日探望。收到書信返還的那日，他帶著通知信，一面前往安養中心，一面卻又猶豫著是否該對母親說。

位於大樓內的安養中心，是林國義跟太太奔找多處，交叉比較的選擇。不曉得是不是他的錯覺，總覺得把媽送到中心後，太太便顯得心情愉快，鮮少找碴。同時，他發現母親的身體狀況也似乎被照料得不錯，至少他每天跟媽媽說話時，能捕捉得到她眼中的光芒。

那日睡過午覺的母親，坐在中庭等著吃點心。林國義坐在母親身旁，發現母親似乎沒有發現他的到來。醫囑提及老年癡呆只會更糟，不會變好。不知怎地，他偶爾會害怕趁自己不

注意的時候，母親會突如其來地遺忘他。所以，他習慣每日報告當天的行程，想辦法刺激母親的注意力。

「阿母，阮今仔日收到一封信。」他把通知從信封拿出，「這是一封……可以讓阮申請去找回阿爸的批信，咱去申請好否？阿母，恁甘會同意？」

「啥物批信？叨位來的批信？」母親沙啞地回。

「嗯？阿爸予人搵去啊，阮不是一直問阿爸的代誌？今仔政府講，阮會使去申請。啊不過，阿母恁肯否？」

他永遠記得母親投來茫然的神情，一點痕跡都沒有的空洞。隨後睜了他一眼說：「恁賣黑白講，恁阿爸是開車的，袂曉寫字，哪有啥物批信？」話說得肯定，母親接過燒仙草，還向穿制服的服務員微笑。

阿母是裝傻，還是真的不記得了？

林國義收妥通知信，撫摸著母親的背，悄聲說：「阿母，恁先吃，阮明仔早再來看恁。」他快步走向安養中心櫃台，想探問母親最近的狀況。

「我看一下您的母親喔，名字是吳美月對嗎？」林國義點點頭。「月月阿姨最近狀況不錯耶，你不是天天都來看她嗎？你應該知道她氣色比剛來的時候好多了，對不對？」

本來想問母親記憶力的變化，卻碰了軟釘子。他說道：「看起來滿有精神的沒錯，可是如果我阿母有什麼狀況，再麻煩你們注意一下。」初期失智症狀早有紀錄，可是他卻不想那麼直接地複述，彷彿是不多談就能避免這件事的惡化。

櫃台人員點頭允諾，但卻隨即驚呼：「欸，卡等一下，我來我來。」順著她的聲音，他看到有一位白髮而關節扭曲的老人，似乎準備要起身。再環顧四周，或坐或站每一位老朽的身份，都勉力支撐著身體與思緒，隨時都在臨界點，跟過去拔河。他嘆口氣，離開了安養中心。

回到車水馬龍的街上，他仍打不定主意，也不想即刻回家。很長一段時間，他過著沒有假日的生活，而超過六十歲後，主管將他調至賦閒的單位，倒讓他不習慣了。眼前的公車來來去去，他索性走進一班剛到眼前的車，想暫時脫離現下的窘境。

一坐進位子，駕駛旁的跑馬燈告訴他，這輛車即將前往陽明山。兩側車窗因過冷而早已形成霧膜，他伸手擦淨一小塊，好在遠行的過程中，明白自己的位置。即便最開始他是希望就讓公車帶著他野遊四方的，他發現自己對於前往非計畫性的地點，仍舊忍不住興起控制的慾望。在這麼冷的寒流天裡，車上乘客寥寥無幾，而司機帶領整輛車搖晃行進，走走停停，緩慢爬升。他在無預期的情況下，沉沉入睡。

甦醒的時機是車門洞開，乘客紛紛起身下車的時候。

睡得這麼熟……。這段無夢的小睡，讓林國義一時分不清人在何方，只是迷迷糊糊跟著下車。

才剛踏出車門，身旁簇擁的人潮與飄落在肩頭的微霰冰涼，使他頓時清醒。

這是雪耶！雪！

欸，陽明山真的下雪了，你們快上來。

難得一見的台灣低海拔雪景，別說我沒告訴你們喔～

興奮聲浪濤起濤落，從空氣冷進鼻腔的感受讓他仰頭眯眼，而若有似無的雪，正隨著眾人的驚嘆聲持續而無序地掉落。

冰霰主掌了天空，只穿著夾克的林國義發了個顫。他想起氣象播報員說最近會下雪的

事，啊，還有催他去繳電費的太太聲音。

他試著從擠成一團的停車場，朝稍微幽僻的小徑走去。多數上山的遊客逗留在花鐘，以及能夠拍出好照片的位置，倒沒跟著上來。他憑印象邁步，年輕時還挺常上山的。相距三四十年，他的心中興起一股怪異的排斥感，在他印象中，過往見到的陽明山美多了，而對於南方出身的他來說，台北實在是太冷了點，不過他記得第一次上陽明山是母親帶著他來趕杜鵑花的最後一個盛開期。

粉色斑點，純白的，艷色桃紅的花朵全然綻開的路上，母親一手拿著上午剛做好的便當，一手牽著剛轉學到北部不久的他，說是要去野餐。後來想想，那時候的母親怎麼可能會有心情跟他去野餐呢？後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年幼的他一點都不感到奇怪，反倒慶幸母親似乎又恢復到父親被帶走之前的模樣。

年輕的母親走了一段路後，臉龐透出幽微的色澤，可母親沒有停下的意思，雙腳以他幾乎跟不上的速度，拉著他走到山巔才停下。母親打開飯盒，豐盛的菜色是他未見。母親示意他快吃，而自己掏出紙袋，啃著饅頭。他幾次要將菜夾給母親，都遭到拒絕。母親雙目投向眼前陡降而叢生的樹海，沒有他人，僅有萬葉俯瞰他們。

以後別再偷東西了，知道了嗎？母親說道。她的口氣不像生氣，可讓他害怕起來。

林國義放下咬了一半的排骨，怯怯瞄著母親。就他的感受，母親過了好久才回望他。那全然看向前方的側臉，好像努力收納著巨大的煩惱，不停按耐著即將破蛹而出的絕望。當時他自然不知道什麼是絕望，這都是後續回想才給予的定義。

吃完便當後，母親便真正把他牽得好好的，唱歌給他聽。都是些他沒聽過的歌曲，但讓他覺得非常舒服。

那次下山，一度沉迷偷竊的他，便不再那麼做了。而現在並沒有母親陪他一起待在往昔站立的所在，樹海灰飛煙滅，盤據平原區的是高價豪宅，他與妻子工作一輩子都不會買得起。不過，不管豪宅區還是他的小公寓，雪都不會覆蓋於上。百年或許一見的落雪，持續降落在他的髮絲，他身後綿延望不透的群巒。臣服於冰雪的山間萬物，使他想起埋葬父親之地，是否也成雪景？父親後來被他請的撿骨師與道士安頓、火化在一處新建的靈骨塔中。往後掃墓相見，便不再蹲伏於眾多冤屈亡者之間，而能夠靜躺在玉床琉璃中。那麼，父親應該可以居高臨下，閒來無事地看著異常氣候下的冰霰是如何覆蓋繁忙的都市，降噪虛無的渴望，讓世人偶爾能夠抬頭說一聲：「啊，下雪了。」

這樣會是父親的盼望嗎？在林國義眼前徹底黑幕而海邊亮起的路燈，驅使他從一層又一層的深洞中甦醒。他其實也是醒著的，只是不知為什麼就這樣掉進不能預期長短的時光隧道裡？空氣浮盪的日間餘熱嗎？使他不經意想起過去，便有如一挖深的迷宮，持續下墜。

四下幾乎不見人影，海的氣息隨著不遠處點燈的漁船，持續靠岸。他想起來了，曾為海軍一員的父親，當時一家人住在發配好的宿舍裡，即便見不到海，但每回父親返家，都會帶來一些海的信息。

從漁港買的海鮮，交代母親料理。父親還會拿著一袋燒酒螺，坐姿端正地吸吮著。他吵著要吃，拿在嘴邊卻什麼也吃不到，只留下一口又辣又腥的味道。父親哈哈大笑，把頭上的大盤帽戴到他頭上。過大的帽沿一下子擋住視線，林國義卻喜歡這頂帽子，嘗試各種角度，想把它留著。不過，最終功虧一簣，還是把臉蓋住了。

這是屬於父親的記憶吧？聞到海的味道，事隔半世紀，他竟一次想起這麼多來。

沒有血緣上的兄弟姐妹，無法驗證的記憶。至於母親，他怕日後再問也是一場自問。

順著石梯，他慢慢順著淡黃色的燈光而下，來到漁船停靠的船頭。沿岸的海之腥臭益發明顯，而準備收拾漁獲的人問他：「一堆三百，要不要？」

看了一下保麗龍盒中的魚，他的胸口驀然感應了什麼。

「幫我全包。老闆，這都哪裡的魚？」

「高雄港出去那一帶啦，你看！」膚色粗糙的賣魚人指向海的終點，但一切還是未能獲得解答。「放心啦，都是當天捕撈的。」對方拍胸保證，或許是因為全數賣光，他臉龐的喜色難掩。

接過這一大袋魚，實在是北部下殺不了的價格。他拎著走回，巷口聚集了比白日更多的貓，牠們穿梭跳躍，看似沒看見他或躲著他。可是當他要開門時，野貓掀起的群叫讓他嚇了一跳。

林國義環顧安慰躲在黑暗中的貓，一隻手開啟大門。門卻一轉就開，他闖上，發現客廳的燈亮著。

「你去哪了？打你電話也不接。來吃飯了。」坐在屋子裡的是樂在姊妹淘而像是懶得理他的太太，她拿起紙巾遞給他，這才發現這麼一袋魚。

她瞧了他一眼，問道：「我現在去煎一尾來？」

「喔，好啊！」林國義答道。不知怎地，他覺得自己真是太久沒好好在家吃頓豐盛的了。

廚房傳來切動瓦斯開關的聲音，他聽著，滋滋油響，刺刺的熱度。

「回台北時，跟我一起去檔案局。」

「什麼？我在煎魚，你說什麼？」傳來的魚香跟愈發作勢的油氣騰騰，確實讓太太聽不清。

「沒事，吃飯。」

夾一口菜仔細咀嚼，他恢復沉默。回來南部之後要做的事反而好多啊，林國義這麼想著，今晚大概不會失眠了罷。